

图书馆外国文学基本典藏——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⑦

圣 诞 玫 瑰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人民武警出版社·2006 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 -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2. 6

(外国文学基本解读)

ISBN7 - 80176 - 024 - 7

I. 外… II. 北… III. 散文 - 文学评论 - 世界
IV. I1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 第 035735 号

(配图) 外国散文基本解读

编 著 者: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 址: (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社科印刷厂

开 本: 850× 1168 1/32

字 数: 3, 273 千字

印 张: 126

版 次: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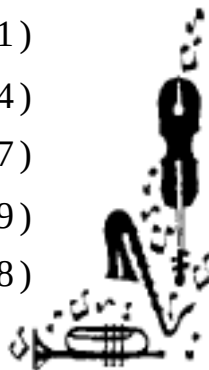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80176 - 024 - 7

定 价: 397. 50 元(册均 26. 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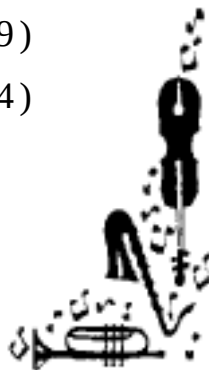
目 录

回家	(1)
假如我们原谅上帝.....	(5)
晨趣	(8)
男人的挥霍	(11)
送行	(14)
诚实	(20)
“ 黑洞之迹	(22)
圣诞玫瑰	(25)
礼物是一片爱	(28)
爸爸会做	(32)
父亲的眼睛	(36)
情人节的故事	(41)
梦幻成真	(44)
孩子般的丈夫	(49)
给女儿的一封信	(51)
父亲的音乐	(56)
我的绝妙坏诗	(59)
嫩香蕉	(61)
“ 爸爸, 谢谢您来捧场! ”.....	(64)
花	(67)
天幕坠落	(69)
天堂回信	(78)



体察入微	(82)
大学生活回忆	(85)
意想不到的答案	(87)
永恒的记忆	(91)
心上的剪贴簿	(92)
我父风范	(97)
“瞧,我到现在还没事!”	(104)
半份儿礼物	(108)
伏天的罪孽	(112)
幼犊	(114)
“吃了它,还是顶着它!”	(118)
超越生命的障碍	(123)
爸爸奖	(128)
人性的光辉	(132)
那天,我见到了妈妈	(134)
希望能常这样对我说	(137)
父亲的手	(140)
今年将大不相同	(143)
生日礼物	(148)
离别	(150)
最好的消息	(152)
最美妙的父亲节	(153)
“别错过,女士!”	(157)
知子莫若母	(160)
母亲的复活节礼帽	(163)
杰里	(166)
心上的一剪贴簿	(171)

走向生活	(176)
表演为我创造了生活	(179)
梁上君子	(182)
岳父大人在上	(185)
小站船停	(189)
预演	(192)
爷爷的毡靴	(195)
梦	(198)
指路星	(200)
万幸	(201)
女人的逻辑	(203)
受贿缘由	(205)
列夫·托尔斯泰的求婚信	(208)
母亲的来信	(210)
远景	(213)
艺术上的技巧与识见	(215)
剧评家	(219)
我的幼年教育	(225)
论诗艺	(232)
论行文	(234)
诗歌的式微	(237)
历史的浪漫气息	(246)
咖啡店	(249)
艺术与生活	(254)



回 家

●(英)安妮·玛丽·格温

德里克站在卫生间门口,望着妻子菲尔纳迅速而又整齐地收拾着行装。想到她要出差,感到挺有意思。妻子踮起脚吻了吻他的脸颊。看到她脸上淡淡的红晕,他知道妻子很兴奋。她要开始新的工作,也是她第一次离开家。德里克感到很紧张、很陌生,甚至感到像是被遗弃了似的,“高兴点,”妻子对他说,“只有两个星期,我就回来了。”可他面临的这两个星期,却像一辈子那么漫长。

“牙刷带了吗?”他问妻子,口气中尽量揉进一丝轻松。

“带了,亲爱的。”

“你看上去真漂亮。”他对妻子说。菲尔纳确实很漂亮:灰色套



装,灰色皮鞋,头发盘起,梳成一个光滑的发髻,显得很庄重。德里克感到妻子几乎像个陌生人,一向是妻子守在家里,为自己整理行装,对诸如住旅馆、买车票等事唠叨个没完。自己出差时,心里总是踏实的:因为有妻子在家里,等着他回来。

德里克了解自己——她毫不费劲就能把——她毫不费劲就能把:得整齐、舒适。回到家总的饭菜等着。可眼前这菲尔纳,他真吃不准。妻子开



探出头去,不耐烦地张望,等着出租车。车来了,妻子向他招手道别。尽管德里克还在作最后交代,什么找旅馆、开房间啦,有空要打电话回来啦等等,妻子却并不在意。对此,德里克几乎有些吃惊。

“真有意思,我从来没想到我不在家她是什么心情。”德里克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他想到的只是自己要去那儿,要办什么事儿,有时,他也渴望呆在家里,可一般他总能顺其自然。那来来去去的差使,对他来说,完全是日常惯例,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屋子显得空荡荡的。德里克打开电视机:又是高尔夫球赛。随即又把它关了。走进厨房——妻子不在那儿,这对他几乎是个打击。楼上还可闻到菲尔纳的香水味,好像她还在那里。“见鬼!我两周的假期刚开始,她就出差去了。”该怎么办呢?这一天刚到晚上,德里克就开始想她了。他坐在椅子上打瞌睡,他多希望妻子呆在家里啊。

第二天过得真慢。大半的时间里,德里克在房间里到处晃悠。“妻子整天在家里,都有些什么事可干呢?”他觉得孤孤单单的。到傍晚还未接到妻子的电话,他有些伤心了。他猜度着:也许妻子正和别人谈话,也许已谈妥了生意,正喝上一两杯呢。“要有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多了。”德里克带上家里那只猫,来到附近的酒吧。

一到那儿,他就明显地感到大家都在盯着他。他觉得自己身上好像少了一部分,好像自己忘了穿裤子似的令人难堪。“菲尔纳呢?”大家不停地询问。

这使得德里克很恼火。他没好气地说:“我的天,她又不粘在我身上,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回到家中,他吃了个三明治,就闷头睡了。他两次转身想和妻子讲话,可她不在身边。德里克几乎要疯了。最后,他好不容易才睡着。过了半周,他惊奇地发现了独处

的妙处。妻子打电话回来,交代他干这干那,一长串的话。如果不去理会那些话呢?自由自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德里克开始吹起口哨:可以随心所欲了,不用管那些日常惯例,不用准时吃饭,不必每日8点55分赶去上班了!

光洁的餐桌面蒙上了薄薄的一层灰。随它去吧,看它会变多厚,这多有趣。平日里,家里总是窗明几净,还真记不起啥时见过有灰尘。那当然是妻子的功劳。

德里克停住了口哨:也许我不在家,妻子也不常擦桌子。也许她还喜欢我不在家,说不定她根本就不想我。于是,他搁下了对妻子的思念:接下去的整整一周里,我可是自由自在,不受人管了!

他在花园里浇了水,把屋旁裂了的排水管修好了。这些事他早就打算做了,可就是没有劲头去干。

日子一天天过得挺快。星期三,菲尔纳又打电话回来,她显得很疲惫,说她总算马上就能回家了。

一想到妻子即将回来,德里克全身涌起一股热流。他刷了卫生间,又清理了厨房地板。他不时地想像着妻子回到这熟悉的环境,看到这一切都光彩照人地欢迎她归来,脸上该出现多少愉快、欣慰的表情。

星期天,他处在焦虑的骚动中。房间整洁、漂亮、温暖。桌子都摆好了,可菲尔纳还没回来。德里克开始不停地看钟,她会在哪儿呢?是不是该给旅馆或车站打个电话问问。也许她误火车了?不会吧,如果真误了车,她肯定会来电话的。

那她会在哪儿呢?德里克急躁起来,不时地冲到窗口,帘,注意窗外的动静。如果她不准时回来,这饭菜就算完了走进厨房,检查了一遍:“真该去车站接她的,可菲尔纳坚持此麻烦。”德里克沮丧极了。他一屁股坐进椅子,克制着自绪。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妻子,谁都不想见。“情人眼



施”，真对极了。他认真地对猫儿说：“我最渴望见的是我的妻子，而不是什么漂亮明星，也不是什么世界名胜。”可那猫只是伸了伸懒腰，朝门口看去——门口隐约传来一个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德里克猛地跳了起来。他抑制着激动的心情，没有冲过去开门。门廊响起了菲尔纳的脚步声。当门锁响起一阵钥匙转动的喀啦声时，德里克急不可耐地冲向门去。

“你好！”妻子欢欣地笑着。

“你好！旅途顺利吗？”

“挺好，你在家好吗？”妻子环顾四周，一切如旧，很是满意。

“真的，”德里克尽量显得轻松随便地说，“我感到很孤独。”

妻子静静地等着他往下说。突然，德里克笑了。“过来！”他命令着，把妻子抱进怀里。“噢，你回来了，我多高兴！”他紧贴着妻子的脖子，喃喃地说，“我真想你！”

此刻，德里克理解了：自己每次出差，妻子是怎么耐心地等待他的回归，他感受到妻子回家时那种势不可挡的激动和欣喜。这样说来，短暂的离别几乎是值得的了。看着妻子满意地环顾他们整洁、舒适的家，他高兴极了。一切都那么熟悉、可爱。菲尔纳感激地闻着饭菜诱人的香味。

“瞧，”当他们重逢的激动平息下来，德里克说，“我现在知道我不在家里，你心里是啥滋味了。”菲尔纳抬起头，笑了。“我也感受到你离家在外的心情了。”

双方都无需解释。回家，那回到对方身边的欣喜——这些短暂的分别是值得的。



假如我们原谅上帝……

●[英]帕特·柯林斯

玛丽现在8岁了。我希望她会走路。我希望她能拿起笔在练习本上写字。我希望她的视力能好一些,这样她就可以看清书上的字,而不必让老师为她把字写在大纸上。我希望她不用把轮椅挪得离电视那么近就能看动画片。就是为了玛丽自己,我也希望她能做所有的事情。

可是她不能。大夫说,她的大脑损伤无法补救,永远不会恢复了。虽然她有这么多生理缺陷,我现在还是为我们有了她而感到幸福。

起初我们真的绝望过。玛丽虽然早产两个半月,我却绝没想过她会有什么缺陷。我以为她完全正常。十八个月以后,她被诊断为大脑麻痹。我的精神崩溃了。对这个快乐的宝贝,我寄托了多少希望、多少憧憬啊!我曾盼望她能像她姐姐一样,出落成一个身材颀长、文静自信的姑娘。被仙女遗弃在冷漠之乡的,难道注定是我们的玛丽么?

我不相信那个诊断,于是玛丽四处求医。对别人,我渐渐又恼火。我开始生上帝的气。己更是怒气冲天:我究竟做了



不起孩子的事情呢？

我对自己说：我应当爱她。可是我却为她痛心，为她在这个世界上注定将面临的排斥和悲苦痛心。在这个世界上，被视为有价值的人只有那些自立者、成功者、美人和富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魅力就是错误，患了癌症就是走上了绝路，失去工作等于道德上的失败；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会被掩饰起来，死亡也会被藏匿得不为人所见。我怎么也无法接受现在的玛丽。我为她感到羞耻。我想要个健全的孩子。我不能原谅自己，也不能原谅上帝。我祈求上帝祛除这个残酷可怕的符咒，通过什么魔法或者奇迹使玛丽焕然一新，变成我所期望的那个美丽可爱的姑娘。

后来我通过观察，才明白我的这种看法错了。

在玛丽看来，她天生就是这样。她并不把时间花在弄懂为什么她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走路、做事上，而是乐天知命地生活着。我开始看到，她由于有个独一无二的自我而快乐。她充满了发自心底的精力、活力和热情。她圆圆的脸儿红扑扑的，对一切都宽容厚道，仿佛认为一切都该如此。她所关心的，不是自己不能做什么，而是自己还能做什么。众人的盯视、同龄人的好奇、比她小的孩子问她“你怎么啦？”、“你为什么不会走路？”这一切她都不放在心上，因为她自己就对这个世界提出了许多问题，产生了种种好奇。

我明白了：以前我看到的都是事值的阴暗面。中了符咒的不是玛丽，而是我自己。我真傻，居然相信一切印有失败、无能、疾病和丑陋印记的事物即使很富于人性，也都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也是不可爱的。其实，我比玛丽更无能。“爱你所发现的东西吧”，这句话我听别人说过，却不知为什么不想记住它。我慢慢地懂得了：现实世界中每个人都在某个方面是无能的。我明白了，使我们不能理解人性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不接受已经赋予我们自己的东西、不

接受已经赋予丈夫、孩子、朋友以及任何人的东西。

我们不愿太胖,不愿太瘦,不愿变老,不愿没有魅力。我们为使谈吐得体焦虑,为自己的嗓音和口音焦虑,为自己鼻子太大或者秃顶焦虑。我们为没有一份诱人的工作可干而烦恼。我们担心孩子的牙齿长歪或是在大学的成绩不好。我们渴望自己聪明、迷人、优雅和轻松安逸。我们想让人家看到我们衣着讲究、住在体面的地方。这都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轻信传言和市场上的奉承,说什么假如没有一个完美无暇的身体,我们就毫无价值。

玛丽向我揭示了心灵的真理:我们都是因为爱而被创造、为了爱而被创造的,这种创造是免费而无偿的。要接受赋予我们的东西,首先要接受现实的自己。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在别人身上发现的东西,也要学会接受在自己身上发现的东西。假如我们原谅上帝,上帝也会原谅我们。

如果我现在能够重新选择——比方说,随着一道白光,有个声音说往事一笔勾销,玛丽将会成为一个健全的孩子,那么我的快乐将难以言喻。不过,为了我自己,我还想要求一件事:我要求自己不要重复从前的思想方法和感情;因为现在我已经能够接受现实中的玛丽了。她将变得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可爱。



晨 趣(外二篇)

● [英] 约翰·波伊恩顿·普里斯特莱

普里斯特莱生长在英国北部,据说那儿的人大多性情乖戾,牢骚多,执拗。而他身躯高大,讲话持重,更使人望之肃然。于是他便写了一本叫《情趣》的散文集,算是“弥补”一下他那“脾气坏”的形象。这里选译了其中的三篇。它们构思新颖,联想丰富,文字优美。读后的确感觉不到他的“坏脾气”,却体味到孩子般的纯真。

——译者

清晨,步入书斋,我仿佛变成了希腊神话中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

高高的窗外,阳光熹微,洒在那满眼树碧,泼地草青之上,真是格外妩媚;要把案上的纸笺点化成一部饮誉天下的杰作,看来不费吹灰之力。打字机上的键盘熠熠发闪,令人手痒;那装着钉书钉的铁皮盒子,经过多次搬动,已经陈旧不堪了。但此刻,它却像一个随我百战沙场,突围破阵的军曹,虽遍体伤痕仍耿耿忠心。

书架的金边流光溢彩,但见其时其刻的种种憧憬更为明丽:……友善而又有见地的评论家,……陶醉入迷的读者与



观众……每英镑所得只抽六个便士的税……各民族在联合国里和睦共处,济济一堂……,而风骨高峻,光彩照人,为所有的好人们敬佩的是那位和蔼诙谐、聪慧豁达的作家……。

而这个坏脾气的胖子现在从他的白日梦中醒来,伏案疾书,直至午时三刻方搁笔休歇。

辞 客

我这人,宁愿为主而不作客;乐意别人来造访,而不想拜访别人,总以太忙为借口谢绝别人的邀请。此外,我对于一般殷勤好客的常套也不以为然,那是腐败的种子。因此,应邀而来的皆是我的相契相得。星期五一到,我便心境欣然,工作兴致也格外地高。因为我知道,末班车一抵达,若干良朋挚友就将联翩而至。和他们聚首实在令人高兴。

可是,我更高兴他们离去,好和家人单独相处。这倒不是我们之间有了龃龉——朋友之间总免不了有误会。相反,周末过后,我发现了他们一些新的美德和未曾料到的动人之处,只会更喜欢他们。即便如此,我在为他们送行时确是非常高兴。他们一走,我们住得更宽敞更舒适,家常便饭,简单快捷,既无须陪客闲荡游玩,也无须高谈阔论。我们身上重换旧装,而我的心境也同时回复了老样子。我以刻苦工作为乐,亦以放浪形骸为快,而当有客造访,两者便皆不可得。我还喜欢静静地思索人生之真谛,可是当宾客盈门,谈笑风生之时,又岂能独处而深省?

我有这样的感觉:当高朋满座时,我便像凝成了一方巨且他们辞去,我即扩散开去,轻如氤氲。固体乎,氤氲乎?为惬意也。于是——再见!……再见!……再……



卧读风雪

在风雪交加的时分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品味书中有关恶劣天气的描写,这真是别有一番情趣:门外风雪大作,撼窗摇户,书中的风雪也来得同样猛烈;而在屋外的风雨冰雪和跃然纸上的风雨冰雪的两相夹击间,你却安然无恙,怡然自乐。童年时代我对这桩乐事兴味最浓,至今也仍乐此不疲。我猜想,昔时的传奇作家谅必也懂得读者这种小小的佳趣,而为之扣人心弦,他们在许多故事中就以此为开卷之笔:

——风狂雨暴,电闪雷鸣,霰雪挟着冰雹,劈头盖脑而来……。这时却有单骑一人,全身裹得严严实实,仅露出双眼,在泥深水滑的路上急驰。这人正去给公爵办一件要紧的差事。急命在身,他也只能将就找些客店歇脚。接待他的,不是村俗的店主就是他们那些不修边幅,蹙首颦眉的老婆。他喝下碗浓叶蔬菜炖肉片什么的,啃几张馅饼,然后再灌上两口酸不哩叽的酒……。

——此刻风刮开了窗子,哐哐作响;雹子打进来,雨点般地敲落在壁炉里的废纸上。而我却舒服地躺在床上,支着一条冰凉的胳膊,与那骑士在泥泞的路上跋涉了千里万里,在风雪迷茫的黑夜中齐声喊:“驾!”



男人的挥霍

〔英〕约翰·博因顿·普里斯特利

一个妇女可能很节俭,也可能很浪费;可能很吝啬,也可能挥金如土——她们常常都非常明确,不是偏到这一边,便是偏到那一边——可是,不管她们天性如何,她们不论和任何朋友在一起都会仍然保持她们的本色。有另外一个女人在场,丝毫不会对她们的本性有任何影响。一位吝啬的妇女仍然很吝啬,尽管她的女朋友不惜拿着大把钞票到处乱撒。两位妇女在一起买东西、逛公园、吃饭、上戏院如此等等共同度过一整天,可看上去她们却完全像各自

单独行动一样。她们决不因为自己老是死攥着拴钱袋的绳子不撒手感到难为情。她们十分细致地计算着,均摊那一天的一切花销,你找给我六便士,我找给你一先令,再不然她们连各自的车票都各自掏钱。在她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联合经济。

但是,在男人之间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两个男人在一起吃饭、上戏院等等度过一个节假日,由于某种神秘的原因,马上就会有一个一般说来和他们俩谁也不相像的第三个人形成了。他,这第三个人,这个神秘的男精灵,可说是慷慨的化身。几先令、几本不算钱。像一般人说的,钱不成问题时都准备“就只再来一杯”;他永远只进多的饭馆,只坐票价最高的座位;他是



服出行的王子。在这位无形的假日阔佬的控制下,这两个男人每人花掉的钱都比他们单独行动时要多得多。即使最吝啬的人现在也要豁出命去至少显得不是那么太吝啬了。他们谁也不敢触及节约问题,谁也不敢谈什么正当的节制,或甚至随便提到世上还有必须节省开支一说。他们要是分开单独行动,公共汽车什么时候都是很方便、也很有派头的交通工具;可是一旦联合行动,那就非出租汽车不可了。饭钱至少得增加三倍。上戏院非得坐前排不可。喝的酒除商标之外,上面还得有贮藏的年代,而且另外还得加几杯鸡尾酒和汽水之类的饮料助助兴。

这两位游乐者或者是作了某种奇怪的不成文的传统的奴隶,或者是鬼迷心窍了。只要他们开始拉拉手,彼此拍拍肩膀,大叫大笑在一块聊上几分钟,那符咒便开始起作用了。他们的那两个人格立即一起努力创造出那个第三者,那个阔绰的、满不在乎的王子般的城市男人。只要他一出面理事,赊欠贷款的记帐本儿便立即被抛到九霄云外去,赋税不过成了一个古老的、令人不愉快的噩梦,房租、学费以及车子的最后一次付款等等全都立刻化作一团云烟飞散,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整个世界已经变成了他们的欢乐窝。他晃几晃他那仿佛戴着王冠的脑袋,便从他们的票夹子里召唤出原来安稳地躺在那里,准备家里出现意外时拿来应急的大把钞票。我不知道这个神秘人物是否也

